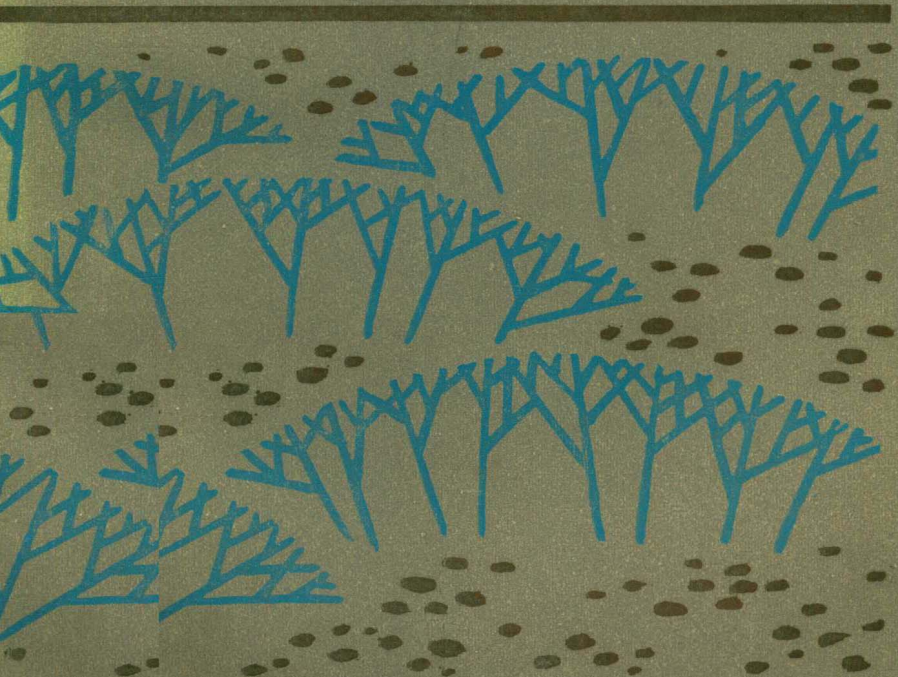


巴金选集



巴金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出版说明

这部选集系作者新编，共分四辑。除少数几篇外，其余都是从《巴金文集》中选出来的。第一、二辑包括短篇小说二十六篇；第三辑收散文二十二篇；第四辑收谈创作的文章十篇。现将第一、二辑和第三、四辑分为上、下两卷出版。

巴金选集(上下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514,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3\frac{3}{8}$ 插页 5

1980年3月北京第1版

1983年9月湖北第2次印刷

印数 50,001—77,500

书号 10019·2936

定价 2.10 元



作者近照

二天吃中飯後也向兩個朋友
久不回家。下午，他兩兄弟
到晚上幾回家來。
他兩兄弟在門口中，
不回家。

大廳上很安靜，
他兩兄弟在門口中，
不回家。
他兩兄弟在門口中，
不回家。

什麼地方？
靈前去拿了飯子，
不行，不食。
先給一飯食，
大廳上很安靜，
他兩兄弟在門口中，
不回家。

三歲在房裏，
他兩兄弟在門口中，
不回家。

4072335

作者手迹

目 次

第 一 辑

(1934)

利娜

序.....	4
上篇.....	5
下篇.....	58

第 二 辑

(1930—1961)

亡命.....	67
哑了的三角琴.....	74
狮子.....	85
奴隶的心.....	94
狗.....	109
爱的十字架.....	118
苏堤.....	128
我的眼泪.....	138
电椅.....	152
马赛之夜.....	170
五十多个.....	184
月夜.....	199

将军.....	208
沉落.....	219
化雪的日子	233
鬼.....	249
雨.....	275
窗下.....	293
还魂草	308
猪与鸡	367
兄与弟	383
长生塔	397
能言树	408
军长的心	422
团圆.....	445

第二卷
(1921—1930)

1921	1921	1921
1922	1922	1922
1923	1923	1923
1924	1924	1924
1925	1925	1925
1926	1926	1926
1927	1927	1927
1928	1928	1928
1929	1929	1929
1930	1930	1930
1931	1931	1931
1932	1932	1932
1933	1933	1933
1934	1934	1934
1935	1935	1935
1936	1936	1936
1937	1937	1937
1938	1938	1938
1939	1939	1939
1940	1940	1940

第一辑

(1934)

将军	218
沉落	219
化整为零	220
鬼	240
雨	275
雪下	283
玫瑰草	301
绿舟	307
名画	323
长生客	324
能言树	363
不平的心	422
团圆	445

群 一 策

(1931)

上 乳 第

利 娜

文小回照个一前早十太... 利娜... 里... 来... 且... 文... 利... 去... 《星...》平非... 不... 《善...》... 里... 兹... 女... 小... 去... 知... 答 0101

序

这篇小说写来并不费力，这是根据六十年前一个俄国少女写给她的女友的信改写的，里面所述大半是当时的实事。我虽然增加了一点材料，但也是从一些可靠的历史著作中采取来的^①。原信二十六封，经我删改合并，成了现在的十九封信，而且连故事也有了改动。原信内还有许多发挥当时流行的虚无主义的理论的地方，现在都经我删去了。

又，这篇小说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写成的。在北平《水星》月刊上面连载时，作者的署名是欧阳镜蓉（当时的刊物的编者不得不为我换上这个笔名），后来我把它收在我的短篇集《沉落》里。这次重印时我又作了一些修改。

我很喜欢这个作品，因为在这里面话说得非常痛快。但这不能说是我的成绩。倘使没有那几本外国书，我决不能写出这样的小说。而且倘使没有那许多男女青年的献身事迹，连这几本外国书也不会有，更不用提我的小说了。

1940 年春

① 第一封信内的一首散文诗是从意大利犯罪学者龙布洛梭的一本书里转引来的。

上 篇

引 子

这是一个俄国贵族少女在监牢里写给她的一个波兰女友的十七封信。时间是一八七七年。写信的叫利娜，受信的叫亚丽恩娜，信里说的全是关于一个年青男人的事情，这个男人叫波利司，利娜正偷偷地爱着他。

第一封信

亚丽恩娜姊姊：

亲爱的，当你听见我的遭遇的时候，你的心不知道会跳得多厉害！你听见人说（我知道一定有人对你说过）我是什么“虚无主义者”，什么革命党，你听见人说你的温柔娇弱的利娜给人捉去，受审讯，判决关在堡垒里面，你会吃惊，以后你就哭，你就绞着你的细长的手指。那戒指上的钻石会把你的手指弄痛的。我知道，我知道你会这样做。

是的，人家没有对你说假话，这都是真的。

你还记得罢：当初我们在你那位做将军的叔父的别墅里（那个小城多美。花园里花开得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我们常常手里捏满了紫罗兰，嘴唇给杨梅汁染得通红，走进一个农家，喝一碟

雪白的绵羊奶……

这些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就象是在昨天发生的一样。那个时候多美。你现在还爱你的表哥，那个生着漂亮胡子的上尉吗？

可是，好友，现在我却住在这个阴暗的地方了。而且是他们推着我的肩膀，把我押到这里来的。

墙壁上黑一块，白一块。有一个小窗洞，窄得只要用一根棍子就可以堵住阳光。我的身子本来娇小，可是那张床几乎还容不下。床头有一个大瓮，看起来好象是一只大黑狗举起前脚直立在那里。

可是我很满意，因为我尽了我的责任了。

只有一件事情使我不快活：你大概不会再爱我了。你会说：“利娜是一个罪人，一个坏人。”不，亲爱的，你知道我从前心地很好。那么现在我变得更好了。让我来给你解释罢。

我的信是不是会送到你的手里，我不敢确定。然而那个每天给我送食物进来的人答应替我把信投到邮局去。我相信他，因为他第一次走进我的监房来就对我表示他是朋友。我们以后就互相了解了。

这是一个老头儿。他的妻子死了，留下一个女儿，年纪和我们差不多，我的亚丽恩娜。他非常爱他的女儿。他提起她，眼里就含了泪。他的见解还是很旧的。然而他的确是我们的朋友。

我希望我能够陆续寄信给你。爱友，我真有满腹的话要对你说。你，你什么也不知道。你听见人家说起“虚无主义者”，你就半恐怖半讨厌地说：“啊！这些坏人！”你这样想，你就错了。譬如我，我甚至愿意牺牲我的性命来阻止一个小孩流眼泪，我不肯拔掉一只小狗的毛，可是如今我明白了。倘使必需用“恶”来达到“善”，这也不是我们的错……我要使你明白这一切。

话是说不完的，请你忍耐地听我的故事罢。

你还记得吗？有一天在你叔父的花园里，我们在草丛中拾起来一只可怜的白颊鸟，它给老鹰啄伤，流着血，快要死了。

它张开翅膀在草地上扑着，从羽毛中间滴下血来，好象是一滴一滴的红露。

我捧起它，把它放在我的掌心里。我俯下头吻它的伤处。它抖着翅膀，就在我的唇边死去了。那个时候我伤心地哭过一次。

但是现在呢，我是一个可怕的革命党，一个可怕的罪人了。

爱友，你一定要问我犯的是什么罪罢？

我想起了一个朋友的一首散文诗。那个朋友患着肺病，最近在牢里死去了，诗是她临死前写的。她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子，只是身体弱一点，谁看见她都会起爱怜的心。她现在静静地躺在坟墓里面。

她这样地写道：

“审判官们，请你们快把我判了罪罢，请照你们的意思判我的罪，我知道我的罪重大。

“我不该穿粗布衣裳，我不该光着双脚。我不该到那些悲叹、呻吟的同胞的身旁，我不该到那些悲惨、贫困的村庄。

“文字和语言又有什么用？我不是被认做一个罪人？我不就是罪恶的化身？

“我的两肩还披着农妇的衣裳，我赤着双脚，两手也变粗了。这种工作使我疲困非常。你们控告我的罪证便是我爱人民，我爱故乡。

“不过，我虽然犯了重罪，你们却无力来反对我，啊，你们这些审判官。不，没有一种刑罚能够加到我的身上，因为

我有一个信仰，而你们却没有它。我的信仰就是：理想终会胜利，你们要压制它也不能。

“我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你们所能处罚的只是那些有限的日子，而我的‘恶’，你们所认为的‘恶’，会减轻我的苦刑。我死，我心里充满这伟大的爱，我将怀着这心情去迎接我的命运。那些刽子手也会把钥匙掷在地上，跪倒在我的床前，为我祈祷，为我哀哭。”

爱友，我今天不能够再写下去了，那老头儿来取信了。再见罢。

你还愿意我拥抱你，象从前那样吗？

第二封信

亚丽恩娜姊姊：

爱友，是我！你好吗？我的亚丽恩娜。那边，在你那个美丽的小城里，在灰色的雾中，十二点钟敲了。这时你刚从礼拜堂回来，手里拿着香喷喷的花纱手帕，还有一本小书，倘使这不是你叔父的藏书室里偷来的一本法国小说，那便是一本《圣经》罢。我认识你，你这可爱的教徒！现在让我告诉你，象我这样一位小姐，从前见了燕子衔一只苍蝇，都不忍心的，现在怎么会变成一个“虚无主义者”。

我那次在你叔父的别墅里住了几个星期以后，便回到了旧都，我母亲在那里等我回去。你知道我父亲早死了，我只有在照片上认识他。在那张大像片上他穿着将军制服，衣扣上面用罗马字刻着他在任的年数。他在制服上还挂了三个勋章。

在旧都我光荣地走进了交际社会。亲爱的，这真是一个光

荣的胜利！你还记得我的骄傲的态度，我的顽皮的微笑吗？我特别喜欢半闭着眼睛把头向左肩略略偏斜——我的这个姿势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他们都这样说。我和那些最时髦的小姐完全一样，又可以说完全象一个巴黎制造的玩偶，——这两种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而且我又聪明，又有学问。我自小就在贵族女子学校里读书。你该记得那里面教的什么东西。我学过法文，学过一点历史，一点算术，学过德文，学过钢琴；又学过一点天文学和植物学；又学会跳华尔兹舞，念意大利文，为着可以听懂意大利的歌剧。最后我还学一点俄文。虽然在交际社会里用不着俄文，但是责骂仆人的时候还用得着俄国话。

爱友，你想想看，这样的教育，再加上你所认识的我这美丽的面貌，和苗条的身材，难道还不会成功吗？

你应该知道我的生活是很忙碌的：白天拜客，散步，在大商店里买东西，午餐；晚上赴跳舞会或者去戏园。我从不看俄国戏，象奥斯托洛夫斯基写的那些戏真是太荒唐了。法国戏倒很好。我也喜欢歌剧。

不用说我不会厌烦，从来不——只有我看见我那位新保姆的时候才觉得不舒服。她的小名叫瓦尔华娜。她老是那一副忧郁的面貌，这个可怜的女人！

她并不老，身子很高，又瘦又黄；好象是堂·吉珂德穿了女人的衣服。你想象看，她的头发剪短了，平日就戴一顶黑草帽，不插花，不束丝带，不戴面纱。她老是穿一件长衫，束一根黑领带。她的大鼻子上面还架了一副旧式金边眼镜。

爱友，我的皇后，你想象看，她打扮得这样难看！

我对你说过我的保姆了。现在应该来说我的情人。啊，不对，这不能说是情人。波利司并不曾向我求过爱。他年纪很轻，可是他的态度很严肃，很庄重，而且差不多是很忧郁的。他又有一种古怪脾气，对上流人一定要说俄国话，这是很不礼貌的。他刚从圣彼得堡大学出来，所以还染着目下一般大学生的夸张、偏激的见解和习气。你明白，我决不会爱上一个这样的男人！可是他有一对很美、很深沉的眼睛，看起来总是那么悲哀。

我注意他，大概就因为他的这种悲哀。我承认，我很关心他。他说话不多，而且决不说法国话。他很少笑过，也不爱玩，又不肯跳舞。总之，他好象是一个野蛮人。然而不管这些，我却喜欢和他见面。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遇见他，我便到那里去。我爱和他谈话。即使我们用俄国话交谈，我也高兴。他的声音虽然严肃，但也含有一种温柔的东西。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悲哀……

有一个晚上我居然大胆地问了他。

我是在一个跳舞会里，我从没有象那晚上这样地美丽过。罗××联队长来请我和他跳舞。罗××联队长是一个漂亮、风流的男人，然而我拒绝了他，因为我看见波利司穿过厅子往花园走去，他的脸色比往常更阴沉。

厅子里人们跳得很高兴的时候，我却偷偷地走开，到花园里去找波利司。

波利司站在阳台上，身子靠着栏杆，一个人立在黑暗里，仿佛不转睛地望着远处的夜景。

我走近他的身边，我才看见他在流眼泪。我很惊讶，便颤抖地低声问道：